

## 縛采以緣情：薇紫樂紅稿序

2018年8月陳煒舜教授學術休假赴臺灣訪問研究。2019年8月賦歸後，將年來南北逡巡吟咏，輯為《薇紫樂紅稿》付梓。筆者謬承雅囑，為撰弁言，欣然允諾，謹略抒讀後所感。全稿含詩、詞、曲、詩鐘、對聯、韻語、西文詩歌中譯等作品凡二百餘首，雖以短篇為主，而眾體兼備，格調清麗，情志交感，辭采芊綿。蓋作者深於《詩》、《騷》，復博覽中西，有以致之。就其題材而言，類皆生活、讀書、師友、見聞之所遇所感，其特色可得而言者三：

作者觸類取材甚廣，經史典籍，中西韻文，不拘一格，或以七律莊嚴之體而打油，或以小令散曲述志而諷喻，或以閒適詩鐘記敘民俗風貌，或譯西洋劇曲為韻語儷辭，活潑之中，不失淵雅，如「五花細啞得黃金」句，取材《易經》，渾融天成。一也。

作者熟諳各地方音，而因成長於香江，常以粵諺及英語入詩，遣詞用字，能近取譬，貼合生活人事，如「懶骨休言 GRF，壯心都付 WIP」。至於「典籍從來無句真」之「無」字、「熟讀何須驚撞鬼」之「撞」字、「何必旁人嚟做枚」之「枚」字以粵語上聲誦讀，能得方言情味，真所謂「雅俗聲腔難軒輊」。二也。

作者嫻熟中西典故，並及多國語言，故全稿有多首歐洲戲曲及哈薩克民歌歌詞中譯，迆譯能得辭意之精，不啻二度創作，如譯“la gradisca”為「悉隨君便」，雖不免誇飾，但落實於劇情，尤見妥帖，其餘以“Foxtrot”與“Wolfgang”為對仗，譯“Hello Kitty”貓為「揭諦貓」，以「刁時」譯“deuce”等等，野趣橫出，人所難能。三也。

詩道廣闊，造境多方，作者極貌以寫物，窮力而追新，雅俗共賞，新舊並陳，雖無小雅怨悱之側，固有茂先博物之盛。師友唱酬，尤士林之雅事，其足傳後世無疑矣。

筆者與作者相識近二十年，彼此學業事業根基，闕在臺港兩地，故於其感懷述舊，師友往還，所知尤深。諸作記述寶島南北各大專院校師長，多為筆者舊識，宏一師、永義師更為筆者業師，因緣殊非泛泛。至於「饗飧相繼中全會」所記早歲每週三中午，部分適逢下課之臺大中文系老師相約餐敘之往事，非親歷者不能知。若干師長如達生師、朋齋師仙遊久闕，於筆者而言，不免傷懷。今得煒舜兄大稿，奉讀再三，神遊往事，情難掩抑，謹錄五律一首，爰用自解，並與兄共勉云爾。詩曰：

執手憑高會，析言異轂音。不隨人俯仰，難與俗浮沈。  
縛采辭稱貴，緣情味始深。論文千載下，慎莫棄初心。

2020年8月24日庚子處暑後二日鄭吉雄序於香港寓廬